

买书

□马政保

为了加强学习，单位里给中层人员发书，这是第一次发政治以外的书籍，自己当然喜欢。周五下班前，我将这些书统统席卷回家，像发了一笔横财似的，不仅可以省去买书支出，双休日又可以“自学”了。

买书，是一个阅读爱好者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。我的书架上的书早些年的主渠道是从新华书店购得，这里是合肥市最繁华的地段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遇到了“科学的春天”，书店天天人头攒动，记得在开架售书后，几乎要把书架挤倒了，可惜，自己一个穷学生没有经济实力，看到一些喜欢的书，只能爱不释手的放下。工作以后，仍然爱买书，每过一段时间就去逛逛。几年前，新华书店搬到安徽图书城，这里的环境比原来的新华书店要敞亮许多，但是更像一个城市综合体，里面除了出售图书以外，还有饮食、文具、书画等销售，自己办了会员卡，可以参加打折。

就像一个食神一样，要想品尝人间的美味，不能只去星级酒店，隐藏在巷陌的“苍蝇饭馆”也要光顾，这里不仅有新发现，性价比也高。三孝口“光明影都”的知芳书店就是我经常去的地方，小刘老板遇到新书就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喜欢的书来了，不过几日，自己会去选上几本，去年，书店盘了出去。2008年，为了孩子高考，我们全家在寿春路老市政府宿舍租房子住，附近的书店多，一年里，我把附近所有的书店全部逛完，有的成了常客。这几年，发现在长江饭店东侧，有一家专门销售文史书籍，老板也读书，很了解读者的“胃口”，积极向你推荐书目，全部是正版书，价格甚至可以打六折。

到外地，自己对高楼大厦、购物中心都没有兴趣，也想着去逛书店。北京的西单图书城和上海福州路的书店是我光顾最多的外地书店，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大城市的新书上架快、品种繁多，总会选上几本。2006年春天，我因公干到首都，住在王府井大街，在“涵芬楼”隔壁，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售书点，售货员似乎很能理解顾客，在付款结束后，会小心翼翼把书尾页打开，盖上“涵芬楼”字样篆刻印鉴，再双手递到顾客手中，在这里我一下买下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《顺生论》《老饕漫笔》。每到一些旅游景区，不忘搜购。今年春节，和妻子去泰安，我因为上过泰山没有去，她去爬山，我独自在山脚下闲逛，遇到有一家叫“文友书店”，我一头钻进去，买了几本关于泰山的介绍，又买到季羡林大师的《谈国学》，让我兴奋不已。

去年，瑶海区文化艺术中心竣工。这里面有一座图书城，离家不足一公里，修建得像个图书馆，给读者安排了许多桌椅，可以静心阅读，这和商业行为肯定有抵触。我经常到这里坐上一小时，即使不买书，看看四周的书架，只身浸润在知识的海洋就足以让人陶醉了。

面临波涛汹涌的网购大潮和微信，我也尝试着买了一些，确实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，而且价格也比书店便宜。但是，我还是喜欢在书店里徜徉。

买书，与其说是一种购买行为，到不如说是精神食粮的采购，我经常在琳琅满目的书架旁翻阅散发油墨芳香的书籍，抚摸书籍的封面，那是一次的修行选择，是一次情怀接续，更是一次聆听的开始。

犹记儿时爆米花

□刘思来

小区门口偶尔会来一个卖爆米花的大爷，每次遇上，总会忍不住买几点解解馋，放一颗在嘴里，嘎嘣儿脆，思绪一下回到了儿时。

记忆中，爆米花陪伴了我的童年。每年，崩爆米花的人会来一两次村里。通常是两个人，他们背着一个像炸弹般黑不溜秋的家伙，找一个村民家住下来，免费帮落脚的村民崩点爆米花，算是借宿费。他们一到，消息立马传遍了整个村子。那时没有零食解馋，对孩子来说，这可是大事情。

每当听见小伙伴们喊：“崩爆米花了，崩爆米花了！”母亲就会用一条袋子给我们装些玉米，给点零钱，就去崩爆米花了。只见崩爆米花的人找来些柴火，将黑不溜秋的“炸弹”放在上面烤，一边烤一边转动，据说玉米也在里面不停的转动呢。待时间差不多了，将锅打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爆米花就蹦出来了。要不了多少玉米，就能蹦出一小口袋呢，通常付点辛苦费，就能吃上好长一段日子。若是孩子多的人家，一崩就是几口袋，一个孩子领着一袋爆米花，跑得那个快，简直是脚下生风。

几年后，通电了。据说隔壁村里有户人家买了一台神奇的机器，只要插上电，一会儿就能崩好几口袋呢！用黑不溜秋炸弹崩玉米的叔叔没了生意，自然就很少来了。于是，不管多远，大家都去隔壁村了。当然，肯定少不了我，母亲装好玉米后，少不了一番叮嘱，钱别掉了，玉米别洒了，我们当母亲的话是耳边风，一溜烟儿跑没影了。

后来，我们村里也买了一台崩玉米花的机器，大家也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这个村子也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。过了不久，听说有户人家买了电视机，一下子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新闻，于是，爆米花机器的吸引力逐渐减少，电视机的吸引力每日剧增。每当吃完晚饭后，我和小伙伴们跑去看电视。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后，解馋的东西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大家会把不出种的土地种上水果，到吃水果的季节，果树极具诱惑力。爆米花，被我们遗忘了。

爆米花，就像春天的香椿，过了春天，香椿似乎就被遗忘了，再一次被人们记起的时候，已是另一春。随着我逐渐长大后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爆米花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没有痕迹，没有声音，如此自然。人或许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过去的事情就会在脑海中生根发芽，野蛮生长，不可控制。就像生活在城里的很多老人一样，喜欢找一片空地，或弄几个花盆，养养花草，栽几个葱，种几颗菜，颐养天年，回味流年。再次想到爆米花的时候，已近而立之年，看着小区门口的儿童，对爆米花充耳不闻，对各种玩具趋之若鹜，不仅回想起儿时的自己。

如今忆起，儿时爆米花的味道，除了淡淡的玉米香味，还混着些许童年的味道，慢慢地嚼，还有点故乡的余味在里头。

忙碌的大年初一

□莫　欣

市里的一个主要领导调到我们单位当一把手，她带来了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好传统、好作风：大年初一去生产一线慰问看望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。那几年，我们班子几个同志在她的带领下，迎春第一天，大清早就跑书店、下印刷厂、走进图书批发仓库，那些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自然也会陪同，或老早就守候在工作现场，再加上随行的办公室主任、驾驶员等，浩浩荡荡，往往让书店节日空荡荡的大卖场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个春节，天气阴冷，寒风飕飕。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一直闹腾到初一凌晨两点，我才开始去迷盹一会儿，却又被赶早的爆竹炸得睡不踏实，看看天亮了，想想还有慰问的任务，不得不爬起来。

上午一周跑下来，半个合肥市绕过去了。每到一处握手，寒喧，互道辛苦，再拍拍照，与刚进店堂的顾客聊聊，比平日上班还要累。一把手廉洁从政，已到中午也不管饭，打着哈哈：“各位辛苦了，各家都在等着你们吃饭呢，年后再见。”于是急吼吼地各奔东西。

午饭后，我抓紧补觉，正在酣梦中，妻来推我，说驾驶员小张来了，等在楼下，班子还有新活动。我头脑昏昏沉沉，心想，怎么还要再慰问啊，难道是去看印刷厂小夜班的一线职工吗？

赶到局里，党组碰头会，一把手拿出个加急密电报，说才收到总署的紧急通知，有一本违规的图书已从外省流入我市，趁着还没批发到下面市县，抓紧下架，清理仓库，集中收回，不可扩散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。

明白了任务的重要性，我的头脑清醒了，班子成员及相关处室的同志都精神紧张起来，在一把手率领下立即出发，分赴几处书店的柜台和批发仓库检查落实，查阅发书台账，巡看售书书架和存书，又布置相关单位抓紧自查自检。

等到任务完成后，看着堆在一起的一垛垛崭新的带着墨香的书，心颇不忍。我轻轻拿起一本，抚摸着彩色的封面，翻开瞅瞅，是完全正能量的学习文件，看看封底，价格不菲。不禁起疑：这会有什么问题呢？

正好一把手向我这边走过来，我悄悄地贴耳说出了我的疑惑。她说自己先前也是不明白，刚刚署里来电话询问工作进度时，忍不住问了一下，方知书的内容没问题，是书的多处把一个“镕”字，错排成了“熔”字。

大年初一晚上的烟火照亮了夜空，我们忙碌了一天，慰问和突发的紧急任务才总算顺利完成了。事后我查了一下新华字典，这是一对异体字，“镕”和“熔”是完全可以通用的。但是涉及到人名，就十分不妥了，承印厂家和出版社为此要承担政治责任，还将要花许多人力和财力去更改和弥补这一偶然的疏忽。可见，出版无小事啊！

猪油里的爱

□赵自力

我喜欢猪油的香而不腻，那种香是想念几十年的童年回忆。

我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，奶奶勤劳节俭，每年都要养几头大肥猪。每次杀猪时我最高兴，跟着奶奶忙前忙后，因为又可以吃到香香的猪油了。

猪油被屠户割下时，我早就端着个筛子候在一旁。等吃完杀猪饭，奶奶就开始熬猪油了。我照例要去帮忙添柴火，听那猪油在大铁锅里滋啦滋啦地响，满屋飘着香气，吸一口那香味，就是一种幸福的享受。不一会儿，香喷喷的猪油渣就被端上桌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一边摆动着两条腿，一边吃相凶恶地嚼着猪油渣，不时舔舔手指头上的油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。我特别喜欢听嚼猪油渣时清脆的响声，轻轻用力，“咔嚓”一下，猪油渣就碎了，满嘴巴里跑着，然后慢慢咽下，接着再来一颗，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福。

长大后读到尤今一段关于猪油渣的描述。“极端的脆，轻轻一咬，喀嚓一声，天崩地裂，小小一团猪油像喷泉一样，猛地激射而出，芬芳四溢，那种达于极致的酥香，使脑细胞也大大地受到了震荡，惊叹之余，魂魄悠悠出窍。”印象中，这应该是对猪油渣最好的一段描写了。我深有同感，才至于久久不曾忘记。

猪油冷却后变成白色固体，有点像现在的奶酪。奶奶说多吃猪油长得高，加上我本身就对猪油极有好感，所以白米饭拌着猪油我就能吃上两大碗。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，放点猪油后用筷子拌几下，冷却的猪油遇着热饭，迅速融化并释放出香气，饭粒亮晶晶的，香喷喷的，不由得令人口舌生津。后来读初中，寄宿在学校，奶奶常常让我带一小罐猪油，胃口不好时就用猪油拌饭。我常常和同学们分享着美味的猪油，也收获了深厚的友情。现在想起来，用猪油拌饭吃，那是当时最美味的食物了。

参加工作后不久，奶奶去世了，我也很少再吃到猪油。我常常去奶奶的小屋转转，才发觉我是吃猪油长大的，而奶奶这一生把爱都给了我，她自己却不曾吃过一回猪油呢。

我一直相信，食物是世上最有力量的东西，它抚慰心灵，给人勇气。直到今天，虽然很少有人吃猪油了，但我偶尔还会去尝尝，因为猪油里有爱的味道。